

中国当代名家经典系列

地方记

安石榴 著

在日常里发现美 | 人气作家安石榴

诗意栖居之作

一种带着一种连自己也“出乎意料”的书写效果。



开明出版社



地方记

安石榴 著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方记 / 安石榴著. — 北京: 开明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131-4637-1

I. ①地… II. ①安…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0097 号

责任编辑: 卓玥

地方记

著 者: 安石榴

出 版: 开明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 邮编 100089)

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出版社负责调换。联系电话: (010) 88817647

目 录

001 / 莲花塘记

053 / 宋庄记

145 / 出生地记

187 / 清远峡记

217 / 佛子岭记

261 / 林泉寺记

莲花塘记

从旅居多年的北方返回家乡面目全非的南方省份，我并没有回到桂东山中的石榴村，而鬼使神差地来到桂林近郊的莲花塘。莲花塘村在我进入之前就已恍然散布衰败的气息，而它的最后衰败就是没有征兆却又如期而至的拆迁，村庄不是被整个移走，而是被彻底覆盖。我的到来，仿佛就是为了见证它的消亡。

过继的村庄

我最先把莲花塘当成一个过继的村庄，之前我对它一无所知，然而命运将我惘然又清晰地推向它的怀抱。假如有着乡村出生成长的经验，一定会明白“过继”意味着什么，但没有一种从风俗出发的理解跟得上我迈向莲花塘的步伐。乡村如此辽阔，只是太多的人总愿意将自己赶向城市，更多的人一去不返。当我在出走多年之后返回乡村，最先发现的就是乡村已经移风易俗，城市也是一样，没有一种记忆里的习俗得以在怀念和美好中保持，尤其是在我们经历过自讨的沧桑之后。村庄不是成为妇孺老幼枯

燥无味的留守之地，就是中青年人残缺破碎的团圆之梦，或者在田园和家长久的荒芜与清寂之后，像新年的鞭炮般燃起的短暂的生气和喜悦。

在我们奔赴城市之时，城市也在悄然地向乡村靠拢，终于渐渐逼近我们最后的归途。事先谁也无法预料，一阵从中国沿海展开的经济变革居然同时带动了一场不可遏止的城市化，我们在城市疲于奔命地寻找立锥之地，城市同样以它的穷奢极欲垂涎乡村辽阔的土地。这个时候，或许乡村的偏僻遥远已不再是一种闭塞，而是一种保持。城市缝隙中没有乡土，乡土却渐渐布上城市的投影。楼房是城市的庄稼，却威胁着乡村的收成和季节。

从开始我就陷入了恍惚，居然使用了这么多犹疑的转折的词语，并且如此语焉不详。我对莲花塘所知甚少，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正如一个内心骤然变得无所依托的过继者要将陌生的地方和面孔当作今后人生的亲近之本，我尚未来得及辨认命运，命运却已将我推上了冥冥暗定的生命之途。从一个家乡到另一个家乡，我屡屡遭遇的就是失守的悲凉，更悲哀的是，也许在看得见的将来，没有一个名义上的家乡会留下我的哪怕是一丝的痕迹与慰藉。

从旅居多年的北方返回家乡面目全非的南方省份，我并没有回到桂东山中的石榴村，而鬼使神差地来到桂林近郊的莲花塘。我不是一个能够拒绝城市的人，而城市也一直与我貌合神离。离开城市，我在实际生活和人生识见上一无是处，而滞留城市同样捉襟见肘。我丢失的不是家园和方向，而是越来越空落的梦想和

心灵。帕慕克在谈及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等人时说：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限性。而我的离乡背井只是助长了悲凉，如同莲花塘进入我眼帘的蓬勃伸展的莲叶，看上去貌似一株株生长的挺拔的植物，实际上是看不到根部或者必将被连根挖起的正在季节中走向衰败的浮萍。

莲花塘村在我进入之前就已恍然散布衰败的气息，而它的最后衰败就是没有征兆却又如期而至的拆迁，我的到来仿佛就是为了见证这个村庄的消亡。村庄不是被整个移走，而是被彻底覆盖，成为不久之后的看得见的城市。在我的记录中忽略了日期，一个城市微小规划的局部并不重视清晰的具体的历史，只有整个的城市或村庄才配拥有立市或者开村史。我所记取的只是莲花塘作为一个村庄的瞬间，这应该算是这里作为一个村庄的最后一年，而追溯起来它却异常遥远，在我有限的了解中至少可以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从那时起这里的村民就以种藕为生，进入我眼中的数千亩原生的荷塘，无声地做着历史的旁证。当然莲花塘开村的历史或许还会更早，在很久很久以前，人类以姓氏为主要手段的开村其实也类同于今天以行政去建立一座城市，甚至村庄的壮大和外姓人的加入也和今天城市的多元扩张异曲同工。人类总是梦想并实现着扩张，从来没有终止过借助越来越先进的农业、工业、科技或其他，而最原始最久远的生产性农业越来越被忽略。莲花塘村从唐代开始选择了以种藕为生，缔造了今天我们所知的前世。若干年之后，我们也许只能记得它作为村庄的终结

和成为城区的开端，传统的专门的耕种——也即种藕的千年往昔或会成为一种农业的缅怀与回响，尽管缅怀归根结底就代表着一种扬扬自得中的丢弃。

在我最后一次回到莲花塘，把我放置在那里的一批书籍和居住过的痕迹彻底移走，拆迁的气息已经笼罩了整个村庄，而村口靠近 321 国道——不久之后的街道——的一带已经被建筑工地的围墙围起，曾经一波碧水或者莲叶无穷碧的地面已经生长出了连绵的钢筋，比莲根更为密集并不知深入多少倍地扎入肥沃的泥土中。大桂林的行政规划使莲花塘这个处在市区和县城之间的村庄一下子成为未来的新城市中心过渡区，也是即将看得见的莲花塘大社区。据桂林的一位朋友说，由于莲花塘还将保留一个大约百亩的湿地公园，将会引进国外优异的极具观赏性的莲花品种，而从古至今莲花塘村数千亩的荷塘周边群峰映衬，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使桂林的山峰从来就是国画中的群山远景，为此他曾动过念头想到这里来购房安居，但又听到传言说这里千年来都是荷塘，地基恐怕不甚稳固，而现在屡被人为贬低的建筑质量又实难做出足以取信的保证，未来的高层楼房不免让人担心会是见风摇晃的空中楼阁。此举似是有些杞人忧天，却让我听出了深深的惋惜和惆怅。另外，我在新砌起的建筑围墙上看到过莲花塘社区的未来图景，不免生疑即将崛起的高层楼房会否将那些独立奇秀的山峰映衬为盆景般的乱石堆，而失去了生气弥漫的辽阔田园的媲美，这些山峰又将如何成为国画中的风景。

在尚未成为城市街区之前，莲花塘村距离桂林市区不足十公

里，离向西的临桂县城同样不足十公里，这让人想起先前城镇几里开外常有的五里村或者八里屯、十里堡等等，我承认我有着致命的想象，总是觉得城市之外应该更为辽阔，而五里村或者十里堡之类提供了一种出走的停顿和延伸。实际上我们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城市里打转，并且总是想方设法使得出走的时间和距离缩短，当越来越密集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从广袤的乡村切割而过，我看到的竟是城市与城市之间令人窒息的接近，而沿途的村庄越来越像一个不起眼的站点或服务区。我在莲花塘居住期间曾有过一次值得记取的出行，从桂林沿着 321 国道驱车直往黔东南，在贵州肇兴侗寨一带，看到正在修建的贵广（贵阳至广州）高速铁路，仿如过山车一般从一座山峰跨向另一座山峰，碎屑岩坚硬的山体被凿出了一道半隧道般的轨迹，不禁在啧啧称奇中又透出一股凉气。据说通车后的贵广高铁全程只需四个多小时，那当真是一段凌空飞跃的旅程。黔东南山区拥有我所认为的世界上最美的风景，然而不会属于贵广高铁上飞掠而过的乘客，除非选择在某个站点下车停留，但恐怕火车持续的嘶叫迟早会扰乱那里的景致，包括风景中纯朴、真挚和静谧的部分。

随着城市向西的规划，临桂县城升级为未来的新城市中心，并将改为临桂区，据说桂林市的行政中心随后也要搬迁至临桂。这在国内的城市扩张实例中算不上什么值得称道的创举，但对于莲花塘来说却是翻天覆地。我们过多着眼于那些被称作沧桑巨变的事物，往往忽略了变化中那些历尽反复的个体，更多个体的人生巨变被发展的洪流淹没而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从大城市的崛起

中目睹了村庄的消失，并遐想着一个城市区域的未来，却无从揣测这个村庄和那些村民的命运，并且很快就进入了遗忘。一个村庄开始了它蜕变为城市的新生，而一群村民是否做好了成为城市人的准备？世界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群亦然，一切都会适应并产生新的动机，无论是带着美好、期盼或者责难的人为事件或是自然的灾害，时间总会弥补哪怕是天地间的裂缝。而我，不过是莲花塘村一个一厢情愿的过继者，对于这个村庄的消失，我没有权利发出一言，当然也阻止不住我信马由缰的感慨和书写。

我作为一个身份不明的异乡人在莲花塘居住了整整一年又一个月，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我将之当作我的过继的村庄。实际上这里并非只有我一个外乡人，像几乎所有的村庄一样，莲花塘的多数青年人已经丢弃他们的村庄去了城内或者别的城市，而在他们的弃置之处，同样有来自更遥远乡村的外乡人来此践行着与之相似的梦想，但也许没有一个人会像我这样转移自中国最大的城市。有一次，我抱着一捆从书画市场购回的宣纸，在傍晚时分兴冲冲地回到莲花塘，在村口碰到一位操着江浙口音的同样寄居于此的外乡人，他饶有兴味地问我是不是来这里暂居写生的画家。应该是我的外表和举止给了他这样的错觉，但也许只有这样的理由才最适合我对这个村庄的介入，而事实上恰恰不是。我不过无所事事，心底平静，尽管我从到来的第一天起就喜欢上了这座村庄，她美丽的名字和风景让我恍若来到了世外桃源，以为可以像陶渊明或者塞林格那样归田园居、离群出世，但注定了我只是一个必将遭受冷遇和驱赶的过继者，我鬼使神差地来到莲花

塘，仿佛就是为了见证它的消亡。

莲花塘村到了

临近中午的东安街口人来车往，像众多城市的众多街口一样缺乏相认。城市的街道总在制造陌生和遗忘，不像村庄的巷道长年泛着熟悉、亲近以及往事的气味。一位戴鸭舌帽的老人站在公交站旁的报刊亭前，向着正在街道对面东张西望的我招手。我知道这就是朋友唐文刚的父亲，他一定从他儿子的描述中远远认出了我，并即将按照儿子的嘱托把我带往莲花塘——那个他们全家都业已离开的郊外的村庄，于我，则是一个陌生而充满憧憬的去处——我即将展开的未知与生活的源头。

我终于回到了桂林这个十年前就决意要为之做出人生居留的城市，并即将在这个城市——准确说应该是城市的边缘——拥有第一个私下的满意的居所，在经历了整整十年以及国内几座城市或长或短的游走居留之后。请原谅我在未进入莲花塘之前就使用了“满意”这个词语，因为我早已获知我即将“接管”的是一个乡村的万顷荷塘边上的院子，对于一个游走经年、胸有块垒的人来说，能够有这样一个去处暂时安顿身体和内心的疲倦，哪还有什么不满意可言呢。城市异彩纷呈的楼房社区越来越多，而居住的空间及空气却越来越窘迫，已经没有一个去处能够容得下我简单的愿望，同时也剥夺着我单纯的遐想。一本书的后面是翻滚的波涛，一张书桌的下面是汹涌的大海，生存和物质随时会将我们的阅读和梦想沉入波谷，而挣扎追逐的结果只能是随波逐流，

在好生活的圈套中身陷囹圄。

莲花塘是我在北京结识的一位朋友和曾经的同事唐文刚的家乡，在这个桂林近郊的村庄里还有着他家空置已久的一个农家院落，朋友以做房地产的习惯口吻热情洋溢地称之为乡村别墅（它的确是一个别墅）。在我决意从北京返回桂林之前，唐文刚就向我盛情推荐莲花塘以及他家的小院子，说从火车站坐公交不过十五分钟的车程。这并不妨碍我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取决的犹疑，更重要的是可以无偿提供我长期居住，这对长年居无定所却又处处安身的我确实是一个莫大的欢喜。后来，在我于那里居住了几个月之后的清明节，唐文刚的父母回乡祭祖，看到我安之若素的生活状态，再次声明我愿意在那里住多久就住多久，不仅不会收取房租，他们甚至连水电费都坚决不要我来交，而直接由水电部门从他们的银行账户上扣除。只是，唐叔叔接着略带遗憾地对我说：可惜，这里用不了多久就要拆除了！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嘛！”在去往莲花塘的出租车上，唐叔叔对着电话中的唐文刚爽朗地说，他的桂林话地道而亲切，尤其是哥们儿般的口吻使我及陪伴一同前往的刘春都被感染得笑了起来。刘春是我在桂林认识最早的朋友和这个城市的文化名流，他的热诚、仗义及才情也必将成为桂林独步天下的山水中的一道人文景致，至少在朋友们眼中可以如此认可。唐叔叔对我选择回到桂林居住表示了极大的赞许，说桂林山好水好空气好，总之就是好地方，而他尽管儿子一再要他去北京住，却总是舍不得走。在临动身去莲花塘前，老人还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参观了他目

前居住的东安街上的一幢楼房，并特意为我们指认房子前面一块空地上圈起的一个斗鸡场，老人饶有兴味地说他常在那里看鸡打架，话语间的俚俗味道与那地方依然延续着的斗鸡这种古老的民间游戏，当真对应成趣。

莲花塘在桂林市区的西郊，按照桂林向西发展的城市规划格局，那里几年之后就会成为城市新区。令我万万意想不到的，我进入莲花塘最先撞上的就是拆迁的气息，村庄最后一桩重要的农事不是耕种，而是加建为了获取更多补偿的房屋，仅仅一年之后村庄即已面目全非，我亲眼目睹到一条六车道的马路从无到有自辽阔荷塘的中间辟开。当然这不是我此刻所关心的，我所关心的是这个时刻我正走在去往莲花塘的路上，以及即将出现在这个名字后面的遭遇与想象。从桂林市区抵达莲花塘的公交线路较多，计有 26 路、27 路、88 路、91 路、12 路种种，而 26 路、27 路公交的终点站就在莲花塘村的村口，其他车次则是途经莲花塘开往前面的临桂县城或者两江机场等，莲花塘村实际就处在机场路也即拓宽的 321 国道的边上。在去往莲花塘的出租车上，唐叔叔每看到有一辆相关的公交车，都会向我们指认一番，顺带着还说出公交停靠的站点。莲花塘村离初次前往的我和刘春的想象都近得多，我们甚至还没有从唐叔叔对公交车的指认中领会过来，出租车就拐进了一个不太显眼的路口，路口的牌坊顶上赫然闪现出“莲花塘村”四个金色的大字，字上方还镶嵌着一朵莲花的图案。莲花塘村到了！在我们刻意奔赴却毫无预兆之间，莲花塘村到了！

进村后的道路有些复杂，出租车在唐叔叔的指点下一弯一拐，才从我们的迷糊中在一个巷道里的门口停了下来，我恍惚看到某个拐弯处有一个古朴的井台，几位妇女正在那里清洗衣物。巷道显得狭窄杂乱，纯粹的城乡接合部景象，使我略略有些失望。但接下来的情景却又使我惊喜疑惑参差不足，唐叔叔掏出钥匙打开大门，向着眼前骤然出现的庭院深处喊了一声“哥”，一个身材高大、精神矍铄的老人应声走了出来。这是唐文刚的伯父，一位退休回乡颐养天年的大学教授，他穿着布衣布鞋，几近及肩的银白头发平添几分神采和隐逸气质。接着，同样是退休回乡的大学教授唐伯母也走了出来。两位老人显然已得知我们要来的消息，并无任何询问的话语，只是一脸的微笑亲切，邀请我们进屋。庭院幽深，院子自大门后还有一个圆拱门，一前一后两进院落，绿荫簇拥，拱门后一左一右两个微缩的景观水池，拱门上盘绕茂盛的三角梅开得正艳……这是典型的古典式院落，当属于风雅之士闭门清养静读之所了，似乎只适合在古代或者书本中出现。一时间，我不由得为自己的贸然闯入有些迷惑和忐忑。

略作寒暄，唐伯父、唐伯母和唐叔叔领着我们走向后院，拉开巷道中一扇由内插上的木门，一只灰黄花白的大狗突然跳了出来，冲着我和刘春大叫，唐伯父低低呵斥了一声，大狗随即住口，跑近来在我脚面上嗅了一下，我试探着摸摸它的头，它仰起脸看看我，摇了几下尾巴。“花花，记住了，这是你的新主人。”大狗随着唐伯父的话音又抬起头来看着我，摇了几下尾巴。不用说这只懂事的狗就叫作花花，它守护着一前一后两个院子，更多

时间待在空旷无人的后院。花花在后来成为我亲密的伙伴，它对我的眷恋有时候甚至超过了唐伯父和唐伯母他们。在最终离开的时候，我曾在浅浅的狼狈和忧伤中泛起过这样一个想法，在村庄最终成为城市，院落都变成了楼房之后，花花将何去何从？失去村庄的不仅仅是这里的人们，还有那些与之生息与共的生灵，包括家禽家畜，栖居鸟雀，甚至包括村庄里每一棵生长了多年的树木。

后院其实也是前院，这两个院落一个属于唐伯父，一个属于唐叔叔，只是由于我最先由唐伯父这边进入而下意识地把其当作后院，但要从唐叔叔这边的院子进入，得绕上一个大圈，或者说要走不同的路向，因为院子与邻居家的院子中间只有一道院墙相接，中间并无巷道分开，整体就像是一所庞大的错落的院落。唐家的两个院子其实是一幢楼，两座连体的双层楼房分开一南一北两个朝向，由一前一后的大门进出，视觉和感觉上就成为两所房子，事实上确也起着各自分开的效果。前院也罢，后院也罢，一所房子也罢，两所房子也罢，都不是造成我错觉的原因，也没有什么错觉可言，令我纠缠的大约是一种美好的恍惚。而真实的情形则是如此，前面的院落由唐伯父夫妇静居，后面的院落二层租住着一家三口，一层则专门为我留着。屋内空无一物，正好等着我来布置。向我敞开的院子面积不大，也就三四十平方米左右，却显得空间辽阔，安静通透，接受天空、阳光和雨水的注目和光顾，也即将接受和堆积我的气息与声音。

莲花塘村到了！这个正向着我的命运和生活渐次打开的村落

和院子，实际上正在走向消亡，在我尚未来得及发现这个村庄的隐秘之前，村庄已在拆迁的确凿传言中泛着衰败的气息，人们已经无心于劳作的操持。我注定面临着离开，这在我随遇而安的游走经历中尚属首次，每次去到一个以美好开头的地点，我总会恍惚以为自己会在此间居留很久，事实上这些年很少有一个城市能够像缰绳一样拴住我抽身离开的念头。但如莲花塘这般抵达即意味着离开，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颓废的打击。这些年来，尽管现实的真相一再消磨着我安居乐业的愿望，但我依然愿意相信会有一种际遇在设身处地中展开，这一次也不例外，在提前知道的结局中间，应该还有着难以消除的倾听与体验。例如现在我在另一个地点为莲花塘写下的这些文字与记忆。

两个村庄

我从未发觉自己拥有过一个城市，即使曾经在不止一个城市中萌生出热爱并获得过深刻的阅历。却一直拥有两个村庄，一个在清晰的往昔，一个在模糊的内心；一个在出生和宿命的山中，一个在寻找与遭遇的远方；一个毕生都纠缠不清，一个只是短暂而暧昧地介入。现在，这两个村庄短暂地具体起来，一个是石榴村，一个是莲花塘。

石榴村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山村，处于广西藤县层层叠入的群山之中，这个即使在人烟稀少之处也显得毫不起眼的自然村落，隶属新庆镇（原新庆乡，2000年后才改称为镇）同敏村委，从县城需要近两个小时的车程方可抵达，当然在我的记忆中出走和返

回更为遥远，由徒步至汽车而一路演变的行走方式也更为艰难。我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之地，命运将我降生在石榴村，时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那时的中国大地到处飘荡着饥饿的气息，即使石榴村再是偏远闭塞，即使那深不可测的大山再是物产丰饶，也依然无法摆脱饥饿笼罩的阴影。因此，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无法抑止的饥饿，它导致了后来我在生活物质追求上的谨小慎微，并不自觉养成了对饮食的不免饕餮的恶习。想起来，很多人会在某些诸如美色、美食或者金钱等方面显得难以自持，大都与儿时的压抑有关。当然，其后所获得的梳理不当的生命觉醒及所处位置的无端诱导更是致命之伤。

石榴村因何而得名？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答案，也许随着村庄的存留久远也已无人知晓。一个村庄必定有着它始于蛮荒的开村史，但总是容易被它充满渴望的后人所忽略，渐渐随着环境及人员的变化而被遗忘或篡改，尤其是那些靠近城市的村庄，越来越多遭遇了消亡或者面临着消亡，即使村庄本身也许有着津津乐道的历史。所有的乡村都在衰败，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显得人烟寥落、生态流失、田地荒芜，尤其失去了村庄的象征物。在我的记忆中，儿时的石榴村到处都是石榴树，自然这些石榴树是南方所常见的番石榴而非最早从西域传入的安石榴，它们曾引起我最初的遐想和后来徒劳的弥补。我宁愿相信我无从追溯的先祖在初来乍到时，肯定目睹了荒芜中蓬勃的遍地的石榴树，自然而然把即将安身立命的村庄命名为石榴村。现今整个村落已看不到几棵昭